

郁振华：哲学之为穷理达道之学——论陈嘉映的哲学观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745 次 更新时间：2013-05-01 09:52:28

进入专题：[陈嘉映](#) [哲学观](#)

● 郁振华

2002年夏天，童世骏老师告诉我说，陈嘉映将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工作。我当时的心情，真可谓喜出望外。陈嘉映是当代中国学界的传奇式人物，他的文心才调和运思风格，早就对我有一种深深的吸引。我在金岳霖—冯契一脉传统中成长，他的到来，对于我们这个传统来说，是一个砥砺学问的难得机遇。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的几年中，虽然在名义上说我们是同事，但我一直是将他敬为师长的。他近年来关注的问题与我的思考方向有不少交集，能有如此好的请益问学的机会，我常自庆幸。

召开“陈嘉映哲学三十年”这样的研讨会，有利于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在当今中国学界，这样的会议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当然，全面评述陈嘉映的哲学工作尚为时过早。思想健旺的他正处于一个思想家最好的年纪，其思想正在形塑之中。念哲学的人喜欢“先立乎其大者”，所以，在这篇文字中，我主要想从哲学观的角度，来谈谈自己读陈嘉映文著的体会。

一、作为中国哲学家的陈嘉映

最近，我们听到一个呼声：“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当我们还在琢磨这句话的意思时，《说理》一书出版了。此书的问世，标志着陈嘉映作为一个独立的中国哲学家出场了。

陈嘉映分疏了“中国哲学”一词的两种涵义。第一种涵义“专指诠释中国传统思想的工作”（陈嘉映：《说理》，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121页。）。这是目前国内流行的哲学二级学科分类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相平行的中国哲学。第二种涵义是指使用现代汉语，化用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叩问普遍义理的工作。这是与“法国哲学”、“德国哲学”平行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与‘德国哲学’平行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讨论的是法国人、德国人、中国人都关心的道理，它之所以是中国哲学而不是德国哲学，因为它用的是汉语，这种汉语中，尽管有很多论理词是移植词，然而，就像作物移植一样，这些语词渐渐接上了中国文化土壤的地气。唯有使用现代汉语即我们实际上在使用的语言来论理，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现在的人才能听得清楚、听得真切。”（同上书，第122页。）对照这两种涵义的中国哲学，陈嘉映的工作不属于前者，其志向显然是在后者。对于当代中国是否有哲学这个问题，他的

村

- 郁
- 走
- 郁
- 走
- 走
- 郁
- 郁
- 郁

村

- 郁
- 居
- 孙
- 居
- 史
- 何
- 尊
- 墨
- 陶
- 陶
- >

表

- 秦
- 孙
- 丁
- 笑
- 陶
- 荆
- 荆
- 袁
- 袁
- 刘
- 信
- 陶
- 荆

回答简单直截：“用现代汉语写出优秀的哲学，自然就有了中国哲学。”（同上。）这句话，对于今日中国的哲学从业者来说，颇有点励志的意味。

陈嘉映对“中国哲学”两种涵义的分疏与金岳霖当年的说法颇有相通之处。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金岳霖指出：“写中国哲学史就有根本态度的问题。这根本的态度至少有两个：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程度的问题；另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金岳霖：《金岳霖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0页。）这段话蕴涵两个“中国哲”概念，即作为“中国国学之一种特别学问”的中国哲学，与作为“普遍哲学在中国”的中国哲学。陈嘉映所说的中国哲学的两种涵义，与金岳霖所说的两个中国哲学概念，庶几相当。相对于“国学之一种”的中国哲学，金岳霖更重视“哲学在中国”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相对于“中国传统思想之诠释”意义上的中国哲学，陈嘉映更重视与“德国哲学”平行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这大概是现代中国在普遍义理的创发上有一番雄心的学者共同的思想倾向。

《说理》是一部典型的第二种涵义上的中国哲学著作。作者运用典雅灵动、意味深长的现代汉语从容论理，自觉地接上了中国周秦以来的义理之学的传统，深入探讨了现代哲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种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当然不是自陈嘉映始，20世纪中国的“现代诸子”（比如现代新儒家、清华学派、中国马克思主义三大传统中的诸位哲学家）就已在方向上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参见郁振华：《形上的智慧如何可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陈嘉映的工作，可置于这一脉络中来加以理解。

在《说理》中，陈嘉映说，“哲学通过穷理而达乎道”，哲学是“穷理尽性”之学，如此等等。了解中国思想的人都知道，在周秦诸子、宋明诸子以及现代诸子那里，这都是一些寻常话头。然而，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说法，在陈嘉映那里却翻出了新义，且展开为一种独特的哲学观。笔者认为，这得力于他对西方思想史上两个重大关节的深入研究。这两个重大关节是：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

二、科学革命和哲学的自我理解

17世纪的科学革命，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至深至巨。就哲学而言，近代科学的兴起，改变了哲学的自我理解。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科学革命逼出来的，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哲学，也可以说是由科玄论战开篇的。近代以来，中外哲学家们在作元哲学思考时，都不得不面对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这个问题。

陈嘉映也是在深入考察近代科学革命的基础上提出其哲学观的。其《哲学科学常识》一书在这方面下足了工夫，深刻地揭示了实证科学的基本特征：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科学家建立假说，利用数学工具进行长程推理，把握规律，发现机制，进行预测，并加以验证。近几百年来，实证科学运用这套思想程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完整的世界图景。“科学提供了从大爆炸到人类诞生的整体画面，提供了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运用的机制，从消化到爱情。虽然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填充，但大致轮廓已经勾画出来。”（陈嘉映：《哲学科学常识》，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这样一个画面是神话、常识、传统哲学完全无法提供的，与各种伪科学理论也完全不同。科学不仅提供对世界的系统的、理性的解释，而且它通过对事实的预言以及技术性生产证明其真理性。”（同上书，第7页。）

提供普适理论，为世界提供整体解释，本是西方传统哲学的任务。陈嘉映把西方传统哲学刻划为哲学—科学。哲学—科学注重常识，试图通过经验反省和概念分析，来把握世界运行的机制，为解释世界提供统一的思辨理论。科学革命之后，人们意识到，哲学—科学关于世界的思辨

理论是失败的，只有实证科学才能正确地为我们提供解释世界的普适理论：“建立普适理论的冲动终于通过伽利略他们找到了正确的建构理论的方式。在近代科学耸立之处，对世界的哲学整体解释土崩瓦解。”（陈嘉映：《哲学科学常识》，第147页。）“只有数学类型的技术性论证才能达到我们经验不到的世界，把握独立于经验的客观世界的结构和机制，从而成功建构关于客观世界的普适理论。”（同上书，第248页。）

科学革命的发生，彻底改变了哲学的性质和任务。“在实证科学成熟之后，我们可以逐渐清楚地看到，古代哲学包含着两项性质不同的任务，一是以概念考察为核心的经验反省，这是今天所称的哲学继承下来的任务，一是以经验反省为核心建立整体理论，而建立整体理论的雄心由科学继承下来。”（同上书，第240-241页。）陈嘉映认为，在哲学-科学中结为体的两项工作，在科学革命之后当两水分流：提供整体理论的工作该由实证科学的联合体来承担，哲学当致力于经验反省和概念考察。

实证科学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但也有其显著的缺陷。“科学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世界的真相。但在这幅从大爆炸到基因的严整画面中没有哪里适合容纳我们的欢愉和悲苦，我们的道德诉求与艺术理想。事实上，科学研究要求排除这些，‘建构这个物质世界的代价就是把自我即心灵排除在外’。……科学所揭示的宇宙是一个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宇宙。今人常探讨‘意义的丧失’，这种局面是很多合力造成的，‘科学的世界观’恐怕是其中的一种重要分力。”（同上书，第3页。）科学是真理，但是由于排除了自我、“心灵”、意义和价值，科学真理“不是全部真理，也不是首要的真理”（同上书，第249页。）。

实证科学的这一缺陷是由其知识本性决定的。实证科学提供的是对象化的知识，是“无我之知”：“在（广义的）物理学那里，我们把所探索的事物对象化，这些对象本身中不包含我们对它们的感受和理解——即使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感觉或思想。”（陈嘉映：《说理》，第269页。）与之不同，哲学思考是一种非对象化之思，是有我之思。“哲学总是联系于我们怎样看待这些事物来关注这些事物。冷热、红蓝、美丑，这些语词与对象化语言有别，它们属于有我的语言——在这种语言里，看到的东西与看者相联，所知与知者相联。”（同上书，第268页。）在此义理脉络中，陈嘉映作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区分：道理vs. 规律。他认为，实证科学旨在把握规律，提供机制解释，而哲学通过经验分析和概念考察，是为了把握道理。他强调，道理不同于自然规律。规律的一个特点是，它现成地摆在一个与我们无关的世界中，不管是否被认识都在那里。道理则不同，它总是连着我们的理解：“说到道理或道，则不止是说事情如何如何，而总是从事物的如何如何那里听取对我们的指引。道理贯通自然和人为，把事物和我们联系在一起，or better, 惟当我们和事物尚未分开，才说得上道理。”（陈嘉映：《说理》，第23页。）

陈嘉映对实证科学之知和哲学之知的如上分疏，与牟宗三之区分外延真理（extensional truth）和内容真理（intensional truth），可相互发明。牟宗三认为：“凡是不系属于主体而可以客观地肯断的那一种真理，通常都是外延真理。”（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数学真理和自然科学的真理就属于外延真理。内容真理则系属于主体，不能脱离主观态度，不能脱离主体性。他认为，形上学里说的那些话，儒道佛基督教说的那些话，就属于内容真理的范畴。可以说，牟宗三之区分外延真理和内容真理，与陈嘉映用对象化之知、无我之知和非对象化之知、有我之知来区分实证科学和哲学，表达了十分相似的见识。围绕着外延真理和内容真理的区分，牟宗三阐发了一套道理；围绕着对象化之知和非对象化之知，陈嘉映也阐发了一套道理。我意识到，这两套道理之间的相互发明，相互牵引，在义理上将是很具生发性的。在本文的第五节，我将稍作尝试。

众所周知，20 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所谓的“linguistic turn”。但是，如何理解 linguistic turn 的理论实质，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一些人认为，linguistic turn 即“语言学转向”，哲学问题归根到底是语言学问题，詹姆斯、罗素、奎因等人的一些言论，就支持这样一种看法。陈嘉映则指出，把linguistic turn 理解为“语言学转向”是误导的。他认为，语言转向凸显了语言对于哲学的根本重要性，但是，哲学不能归结为语言学，哲学对语言的关注与语言学有本质的差异。

陈嘉映认为，语言转向的发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哲学的本性。在此脉络中，需要回答如下两个问题：（1）哲学为什么要注重语言？（2）同样是关注语言，哲学和语言学有何不同？

如上所述，哲学通过经验反省和概念考察，旨在把握道理。从一个道理追向另一个道理，是谓穷理，哲学是穷理之学。万事万物中都有道理，我们可以通过万事万物来穷理。但是，相对于哲学的穷理目标而言，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意义。道理不同于自然规律，总是与人的理解相连，所以，对于穷理的目标来说，精神客体优先于自然事物，因为前者是我们理解的产物，而后者则不体现我们的理解。而在诸精神客体中，语言又高标特立。与包括人的行为举止在内的其他精神客体相比较，语言是纯粹的符号系统，专意于让人理解。语言是一种最为通用的精神客体，它最系统、最稳定地体现了人的理解。用语言来讲述道理，就是说理，在说理活动中，道理采取了论证的形式。陈嘉映总结道：“在语言这里，道说之道与道理之道合而为一。”（陈嘉映：《说理》，第57页。）语言中凝结着人类对世界的基本理解，包含着最根本的道理，哲学因穷理而被引向语言。

进一步的问题是，哲学对语言的研究，与语言学有无分别？如果有，那么，两者的分野在哪里？陈嘉映认为，哲学和语言学研究语言的方式和旨趣根本不同。语言学以对象化的方式研究语言：“就像面对各种人—社会事物一样，我们可以尽量侧重于语言的对象性来研究它，即把语言作为独立于我们的理解的客体（自然事物）加以研究。这是语言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发展方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陈嘉映](#) [哲学观](#)

1 2 3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 (<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总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3540.html>

分享到QQ空间新浪微博人人网腾讯微博网易微博0

2

推荐

发送给好友:

立即发送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学友讨论

哲学概念。 秋韬 2013-05-08 08:42:43

哲学是人性论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相互联系的逻辑性理论。

。。 秋韬 2013-05-08 08:37:21

一位不知道什么是哲学家，却来批评哲学。可谓岂有此理哉！

作者自以为是，实际上没找着北 天香豆混混草 2013-05-03 17:51:15

严重欠缺科学素养是中国哲学界的通病，而缺少科学知识底蕴的哲学思考则注定要误入歧途。本文作者以及文中提到的牟宗三陈嘉映等人皆如此。

文章提到“说道理”，所谓道理亦即人们常说的真理，其实就是决定事物存在包括事物运动变化的自然法则，除此之外，绝不存在独立于自然事物之外、纯粹抽象的道理。而自然科学知识实际上就是关于自然事物存在和流变的自然法则，社会科学知识就是关于人类自身——人类自身也属于自然事物，不过是一中很特殊的自然事物而已——存在和进化发展的自然法则。也就是说，所有的道理都不外是对这两大类自然事物的自然法则的发现和描述，除此无他！

而中国哲学界的研究者们恰恰没有弄懂这一点，没弄懂这一点却又自命不凡，妄言“说道理”，其实很杯具！